

法界

主办：中国福建佛学院学僧会 佛历二五四四年五月 公元二〇〇〇年六月 内部资料 免费赠阅 欢迎助刊 总第四期

讣告



赵朴初居士
(1907—2000) 日本佛教传道协会传道功劳奖。

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名誉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著名的书法家、诗人。赵朴初居士，因病于2000年5月21日17时0分在北京往生，享年93岁。

赵朴初生于1907年，肄业于东吴大学。长期从事佛学研究，擅长诗词、书法，在中国文化艺术界享有盛誉，著有《滴水集》、《片石集》、《佛教常识问答》等。曾于1982年获日本佛教学大学名誉博士称号和日本佛教传道协会传道功劳奖。

赵朴初居士示寂

——福建省佛教界为赵朴初大德示寂举行法会

5月27日上午8时，福建省佛教协会常务理事云集莆田广化寺举行“沉痛悼念爱国宗教领袖赵朴初大德示寂回向法会”，本法会由福建省佛教协会会长、学诚法师、副会长理义，道元法师主持，参加回向法会的有福建省民族与宗教事务厅赵世超、黄建东、苏文农同志，莆田市委统战部、莆田市宗教局局长朱国珍，莆田市佛教协会，福建佛学院全体师生，为赵朴初居士的示寂举行了庄严而隆重的诵经念佛一向大法会，以此殊胜功德，仰仗三宝无边法力，佛教界四众弟子专诚祈愿赵朴初大德往生西方，莲品增上，倒驾慈航，成就众生。

赵朴初，生前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名誉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长期从事佛教研究和从事佛教工作，擅长诗词、书法，在国内外佛教界、艺术界享有很高的声望，深受四众弟子爱戴的再世菩萨。于2000年5月21日17时0分在北京安详示寂，享年93岁。

赵朴初，190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诞生于山水秀丽的安徽省太湖县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早年从事佛教和社会救济工作。1936年后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曾负责上海战区难民收容工作，动员、组织青年参加参战四年。1939年参加宪政促进运动，



1945年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1949年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民政部副部长，华东生产救灾委员会副主任、顾问，中国佛教协会秘书长、副会长、会长，中国红十字会名誉会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民进中央常务理事、常委、副主席、名誉主席，参议委员会主任，中国佛学院院长。

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代表、二届、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届、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六届、七届、八届、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国思股肱教怀领袖乘愿再

*第一届、*米众生期

*第二届、*学通古今行融真俗寂光不

*第三届、*动诸佛护

*第四届、*****

践佛教徒立身处世的准则。大学毕业后，经亲戚介绍，他作为一个在家居士进入设在上海的中国教会工作，担任主任和秘书长，从此与佛教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赵朴初，是中国佛教协会的发起人之一。为国家为佛教做了很大贡献，如落实宗教政策，落实被文革期间占用的寺院，举办佛学院校培养人才，兴办佛教慈善事业，为佛教鞠躬尽瘁，直到80高龄还亲自到全国各地视察。赵朴初为祖国的安定团结，为世界的和平事业奋斗了一生。

——若山敬礼 金粟来如应机度世

朴公大士生西

勋业可观岂独浮名能媲美

高风堪仰较诸古德亦无亏

*净空敬礼

朴公大士生西

相识十三载赤诚护法常念

慧海

志归恢复圣教未酬壮志神

归净土

开固五十庆贡献龙藏尤蒙

赞颂

但愿石经流布功德圆满永

劫长存

——净空敬礼

维摩原一脉众生何处寻依

怙

丽日坠中天法门痛失大宗

师

——归元昌明礼

长养高风护国佑民兴宗教

——刘炳森致礼

一代佛教伟人慧光普照大千

而今西归莲国祈盼乘愿再来

——道隆、能持敬礼

痛悼圣哲赵朴老迁化

大德慧业天保九如垂范青史

慈客风仪人监三明常策世问

——舒玉杰致礼

数载亲承备闻教诲

一朝永诀不胜瞻依

——后学林子青致礼

慈济兴教和平领袖现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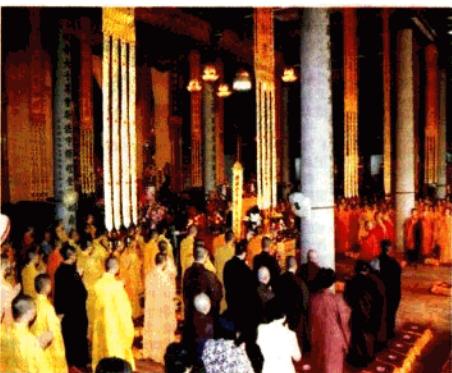
一生照世间

书艺词赋汇华篇巨匠匹机

百世存天地

——后学王丽心致礼

福建省佛教协会敬礼



前天，我从福建回来，这次去福建，主要是为参加泉州承天寺开光仪式。承天寺与新加坡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宏船法师就是在这里出家的。记得1981年我到泉州时，碰到一位新加坡来客，提出要恢复承天寺，并表示要出一千万美元。当时我的想法是“谈何容易”！承天寺里有八家工厂，还有几十户居民，确实是個难题。后来才知道，这个人就是宏船法师派来的，想不到仅仅几年功夫，居然把八家工厂和几十户居民搬走了，并且恢復起来了。

承天寺的修复是件大事，关系着中国与新加坡关系问题。今后，不但两国的联系会加强，而且泉州也多了一处胜地。当然，对佛教徒来说，也可以说是“圣地”。那就需要承天寺管理的怎么了？泉州与新加坡相比，大的不一样了。目前发展的很快、很好，将来还要大大发展，泉州是很有前途的。泉州除了开元寺，又增加了承天寺，这对一个对外开放的城市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对旅游事业也是有好处的。宏船法师在承天寺住过的，回来过好几次，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人。他曾说：“祖国不富强，我死不瞑目。”这位老人与我同年，但身体不如我，这次回来参加开光法会不容易。

承天寺的修建，泉州的僧人花了很多大力气的，如果不是政府大力支持，八家工厂和那么多人是搬不出去的，而且担任修复委员会主任的王生同志是前任市长，他爱人之托，忠人之事，把承天寺修得很好。说是修复，实际上还是重建。一砖一瓦，一木一石，无不耗精心血。这一点，宏船法师是很满意的。开光典礼那一天，宏船法师就走了泪，他写信给我，建议由圆通法师来作住持，圆通法师道行高深，不过事已高，已经八十二岁，担任住持是很辛苦的。有一位殿级法师，是广化寺的退居和尚，年纪轻，圆通法师有意愿请他协助管理承天寺。因为他已在省佛教协会任会长，还要与福建省佛教协会商榷。

宏船法师离开泉州承天寺时泪如雨下，我非常感动，他这么大年纪，终于回到祖国，完成了这件大事。故事情啊！开光时他流了泪，离去时又流了泪，从这两次流泪，我看到了新加佛教徒的感情。记得我在新加坡访问时，潘爱先生对我说：“我们现在是最出风头的女儿，总是希望娘家兴旺，娘家人兴旺，我们就要越有派头。”华侨、华裔的心情是令人感动的。新加坡华裔多、李光耀也是。我们通过这一关系来做好中、新两国友好工作，是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的。

到泉州之前，先到了厦门。我在厦门就南普陀寺的管理体制问题召开了一个座谈会，省、市宗教局长都出席了。会上大家表示，原则上没有这个什么距离，座谈之后一些具体事情还要再谈，现在亦未同志去了，具体问题也可以解决。在泉州，我还参加了纪弘一法师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座谈会，参观了南普陀寺。南普陀寺出家优美（亦称采莲）住持的，这个庙管理得很好，但房屋被市工办所辖的工人文化宫占去了一部分，连大门都没有，只能从旁门进去。我已向有关部门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因为市政府对这个问题批的不够明确，引起误解，甚至歪曲。此外，泉州市佛教协会与市委统战部的关系也需协调。

我一到泉州，省政协一位副主席陈仰曾同志来陪我，泉州的座谈会他也参加了。会上，我们把党政部门同佛教团体、寺庙的关系着重谈了一下。

到了莆田以后，我拜访了广化寺和光孝寺，这是莆田地区的两所大庙。光孝寺刚刚重建，还未开始宗教活动，广化寺搞得很有出色，那是圆通法师建立了基础，现在的方丈学诚法师是中佛协图书馆的研究员，刚当方丈时仅24岁，有些人认为他太年轻，我说，这有什么关系？抗战时我们一些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就当了司令员，有什么不可以？学诚主持广化寺工作，着重在道行，这个模式定好了，就要坚持照着做。根据宗教局的办事，决不迁就人情。这一点，坚持得早，我们在广化寺供了斋，他随着过了堂，看到他们如何如律的宗教生活，我深受感动。他们办的墙报，一方面宣传佛法，一方面宣传在社会上做人的道德，不但让庙里的了解社会，也会让社会上的人了解佛教，效果很好。弘一法师虽然没有当方丈，他的言教、身教，效果很好。弘一法师虽然没有留下自己的风格，他的弟子圆通法师继承下来了，所以寺庙才搞的这样好。去年在上海我曾说过，我们要建立一些寺庙样板，当时我提出了三个地方，一个是广化寺，一个是我成都昭觉寺。一个是云居山真如寺，云居山是虚云法师的道场，我虽然没有去过，但听说管理得很好的。广化寺也不愧为样板，我希望我会里能有人去看一看，至少也要与他们建立联系，互通消息。在当前，广化寺值得倡导的是他们不卖门票，不搞轻经，每人每月只有15元生活费，半年发放一次，吃饭由庙里供应，服装则自备。那里的僧人过着清苦的生活，却又很安心。我想到有些地方，庙里和和尚一概儿几百、太富了，对个人对佛教事业都没有好处。广化寺僧人不出门，与他们的影响却深远。几年来，他们过的生活和他们出的一些有关道德教育的书是在默默地为国家的精神文明建设做贡献。我常想，一个人对自己应该有个要求，即要立志。（灵峰宗论）

赵朴老谈福建之行

——赵朴初会长在中国佛教协会各部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八日)

里说，“志宜刚，气宜柔”，是指对自己要严格，在攀比时，要与释迦牟尼、玄奘法师、鉴真和尚比。释迦牟尼是人，玄奘法师也是人，鉴真和尚也是人，我自己也是人，他能做到的为什么我就不能做到呢？而对一些破戒的事，则不能去攀比。我们要有成佛的志向，这样的立志便是“刚”，在待人接物方面，宜直爽，不应有傲气。要谦虚、和气，这并不是不讲原则，广化寺就是坚持这一点，他们办事有一条原则，即不迁就人情。迁就了一分人情，便少了一分佛法；对于他们的好工作，我们应予肯定，在适当的时机适当地报道一下借以示范。当然，他们自己并不要求这些，我们欢迎他们这样做。

此外，莆田光孝寺也修得很好，寺里的观音菩萨恐怕有谁和官的弥勒菩萨那样高，将来光孝寺怎么办？能不能办成广化寺那样？两个寺离得不远，是可以互相学习的。

从莆田又到了福州，我首先去看了西禅寺、法海寺。九年前，法海寺是省佛教所在地，但房子全部被占了，无法办公。西禅寺很大，大殿有一百根柱子，也被占了。现在都已经恢复过来，而且修理得很好。西禅寺的恢复听说花了二千多万元，都是海外佛教徒捐助的。福州的地藏寺是一个比丘尼寺，九年前我去了。德钦老法师当时已九十多岁，是省政协常委，很有道行。她请我吃饭时，是在屋檐底下用餐的。因为房子被当时的主管宗教事务的市民政局用了，现在，问题也得到了解决。崇福寺尼众佛学院也办得很好，这两个尼众道场都是传俗法师任住持，她多年任省佛教副会长兼秘书长，很能干。我去厦门南普陀学院和尼众佛学院向同学们讲过话。在福州，我还同部分宗教工作的副省长、统战部、宗教局、政协等部门分管宗教教

如鼓山、园林部门竟在寺的山门口设卡卖票，每人进寺都要缴纳人民币两角，这无异于拦路抢劫。去鼓山时我做了四首诗，其中第二首是说寺庙文物应由和尚自己管理，第三、第四首就指出栏门索要的行为是非法的。这四首诗我赠给省宗教局留念，他说他将复印出来送有关同志看。这类争利的事不独福州一地，鼓山一家。河南相国寺还被侵占迟不归还交还，主要是门票收入有60万元。《孟子》说：“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这样下去，社会风气日坏，受损失的岂止是一个教、一个寺，整个国家都受害，实在危险。

在泉州，我听到宗教干部说自己是二公民，不被重视。宗教工作干部之所以不受重视，主要是由于一些干部包括领导干部对宗教工作缺乏知识，我们应除以建议党政领导加强政策教育外，佛教也应该努力多作宣传。

此外，宗教工作干部常常调换工作岗位也是宗教工作难以做好的一个原因。有的干部刚刚熟悉了宗教工作，取得了一点经验，很快又调换，新来的干部仍然不懂宗教工作，我想对宗教工作的干部能不能让他久任其职，像医院的医师、学校的教师那样，按资历提级加薪，而不调离，国外就有部长的工资不如下边工作人员高的情况，是不是可以作为参考？宗教工作干部队伍得到稳定，宗教政策的稳定性比较有保证。

第四，与全国各地比较，福建省宗教部门工作还是比较好的，不少寺庙得到了恢复、修缮得比广济寺好得多，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海外关系保证了经济来源，如南普陀寺花费一千余万，西禅寺花二千余万，都来自海外侨胞华裔；另一方面是政府的支持。从创刊角度看，佛教界在福建创刊是很可贵的，福建本身也具有优势，但与解放初期相比，已开放的数字还很少的，与基督教相比，更为明显。浙江省基督教教会一年翻一番。当然，福建省基督教徒固然有所增加但还没有其它省多，这是因为佛教徒多，僧尼多，居士多，所以与其它宗教教友好相处，各教平等。解放前教徒与教之间隔阂很大，我们现在已不存在这种现象了，但是，从国家来说，有一个教派平衡问题。

刚才讲到广化寺，目前，他们在自养方面还有一些困难，他们种的果树还没长起来，难以自养，生活也有些困难，但是他们甘于清贫，那种“优道不忧贫”的精神是令人钦佩的。一个寺庙有了钱，要着他怎么用，如果大手大脚地挥霍，那是不对的，对佛教徒本人也是不利的，钱多了会用才好，如果出现贪污行为，就更不好了，那就是以身试法，以身诱教。我今天讲的这个话，希望你能记录下来，在《会务通识》上发表，劝大家不要向粗放方向发展，还是安贫乐道好。中国佛教协会一直很穷，如果他们有钱来支援我们，我们是可以做更多的工作吗？必须用的钱，我们是毫不吝啬的，比如，拉卜楞寺的大经堂被烧，损失惨重，那里一向是文物部门管理的，由于文物局多方筹措，一张照片都不许我们拍，现在想恢复原样，便缺少依据。火灾以后，我会捐了款，虽然只有十三万元（国家拨款一千四百万），但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我们通过宗教工作做了民族工作，效果很好。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地震，我们除了捐款救灾外，又帮助上海、苏州的大寺庙，大家共寄了二十二万元。这是一项爱国爱教的行动，通过宗教工作做了民族团结工作。从这方面来看，钱多当然是好事，但要看怎样用，对于自己，不能大手大脚地浪费，对于爱国爱教的事业，不能吝啬。最近，我又向上海筹到一笔钱，希望大家注意节约，不能乱花。

今天，我事先没有准备，只是随便谈一谈。最近的《法音》对我拜佛寺光化的报导很好，封面的图片很鲜明，能否把承天寺的照片和宏船法师在开光典礼上的照片在封底、封面上登一下？这是一件大事，关系着我国和新加坡友谊的增进。

当前，还有一个问题要引起注意，就是有些单位与民争利的问题。佛教历来有火化的习惯，五十年代周总理曾向我询问火葬的问题，我说，火葬是佛教提倡和实行的，很多佛教徒火化后，骨灰洒到江河中去，总理说：“很好”。周总理会见送还中国遗骨的日本佛教界人士时还谈到那次和我的谈话。周总理的讲过的话至今仍保存在红十字会的档案室。现在，一些寺院的火化炉已到地方政府某些部门的干预，他们规定，只许出家人在庙宇办的火葬场火化，不允许在家佛教徒在寺庙办的火葬场火化。因为当地佛教徒多，都愿意去寺庙办的火葬场火化，地方某些部门拍影响了他们办的火葬场的收入，这也是与民争利的一个例子。



赵朴老会长与中国佛教协会各部负责人会议。

工作的负责干部座谈过。我问过省宗教局长，他告诉我，在“两乱”中全省宗教徒是稳定的。

最近几天，我到了武夷山，在武夷山住了五天。用五个半天游览，五个半天写字“还俗”，也作了一些诗。武夷山属南平市，朱熹曾在武夷山讲学，现在那里有一个朱熹纪念馆，“朱熹研究中心”就设在馆内。

以上是在福建的活动情况，下面再谈一下遇到的问题。

首先是南普陀寺的问题。现在正在解决，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的领导同志已经去了，看来问题能够解决的。

其次，承天寺由圆通法师主持，很好，但毕竟年代大了，环境与广化寺不同，既然法师从旁协助，不知是否行得通，还要征求省佛教协会意见。

第三，福建省对宗教工作还是比较重视的，佛寺恢复了二千七百多所，僧尼一万余人。在全国来说，是比较多的，这是好的。但在恢复寺庙过程中多多少少都有些尾巴，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不但宗教场所有问题，宗教事务部门也遇到了不少问题，如宗教事务部门的级别下降，有的地方宗教局降为宗教处，宗教处降为宗教科。面对这种情况，我向省领导人提出，由于福建省宗教工作任务繁重，只可提升级别，增加编制，不可下降。省委书记表示不再降格。

我在泉州、福州等地都讲了话，讲了宗教工作的重要性，听我讲话的人都觉得新鲜，似乎过去没有听到过。所以，我不禁想到，是不是过去这方面的宣传教育工作做的不够。我认为，做宗教工作的同志，对各种宗教的教义、教规不僅是可以的（当然，最好要懂），但宗教工作的重点一定要懂，宗教的五性，即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长期性、复杂性要懂。不但宗教工作干部要知道，所有其他部门的干部都应该知道，特别是领导干部更应该知道。宗教工作受到其它部门干扰，很大的原因是干部们对宗教的无知。仅仅是无知尚可原谅，但存心与民争利是要不得的。

独

之

乐

生命的进化归功于独处：
生命的富有造就于独处；
生活的安详来自于独处。

身处于这个被祝福的车轮带进新世纪的时代，我们的周围早已不再宁静：拥挤不堪的住房、震耳欲聋的噪声、嘈杂喧哗的人群、铺天盖地的信息、无孔不入的广告、五花八门的职业、形形色色的勾当、日趋恶化的环境……现代人活得疲惫！活得太苦！

于是，返归真，追求自然成了时尚，成了当代都市人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种向往。然而这却不过是一种暂时的调剂或点缀，也可以说是一种逃避行为，算不上是什么高明的手段，因为你永远不可能摒弃现代文明社会，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属于自己自由支配的时间与空间！

那么，怎样才能称得上真正的独处呢？其实这再也简单不过了——不为过去所思，不为未来所想，提起正念，一心安住于当下现在，安住于此时此地！因为“过去事已灭”，“未来尚未到”。回归当下就是与生命对话，与生命相接触。独处意味着保持清醒的心态，意味着深入地观察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不会被卷进去：不会为过去的懊悔而自责；不会为未来的思虑所吞没。理性、觉悟、超然、清醒、安宁、快乐和幸福只能通过静思独处才能达到。假如不能做到回归于当下，那么即使我们身处莽莽深山老林，与世隔绝的地下洞府，我们仍然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独处；若能保持清醒的状态，回归于当下，那么既使我们身处于红尘闹市，拥挤不堪的人群之间，我们仍然可以称得上是独处，可以说是在享受生命、享受幸福、安详和快乐！

通过独处之外，我们可以培养每个人心中的正念，可以发掘人性中美好的品德和智慧，可以正确深入地理解自我和环境之间相互依存、互即互人的关系，“改造环境”就是改造我们的心，改造我们的心就是改造我们的环境，因为环境就是我们的心，心就是环境。“如果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世界充满了真正意义上的幸福、和平、安详和快乐，那么环境的现实世界就会变得和谐、平静，那么诸如战争、欺骗、吸食、怨恨就没有了立足之地。相互之间便有了真正意义的理解和爱！我们每个人都像一棵清新的小草，一朵鲜艳的小花，一缕亮丽的光线，诚如是，则世界将会是一幅多么灿烂无比的风景画！”

当然，理解、觉悟、爱等美好的品质并非与生俱来，它们要通过后天的培养和独处觉照才能获得。自古以来，多少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坛泰斗、诗词巨匠、高僧大德及各方面建树者，莫不是通过独处之道，才达到了常人难以达到的高度和境界。俗语说得好：“如果你无法忍受孤独，你将不可能取得任何意义上的成功！”多么简单的语言，多么精辟的见解，多么透彻的含意。

“不在沉默中爆发，而在沉默中死亡。”我们要的是死亡，而是惊天动地的爆发！譬如火山，正是

因为它经历和承受了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于几个世纪的沉默，它才得以一朝冲天裂地的喷薄而出。那场面对那气势是如此地壮观。我们应从汲取一分力量来提高我们的正念，坚定我们安住于当下的耐心，提醒我们要时时让自己保持那么一种清虚独处的状态。

记得多年之前，在与一帮朋友们高谈阔论时，我忽然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忧郁之感，一种无人理解无法沟通的困惑，于是便逃也似的离开而独自一人跑去森林公园，坐在无人问津的幽静石径上，眼望蓝天，浮云出神。或者是由无法忍受办公室沉闷而紧张的气氛以及家居生活的种种不便而会无视老板的不满和未来之前途而在众人不可忽视的眼神下背起行囊远走高飞去冷却燥热的心情情绪。在一探人迹罕至的深山古刹里，我有幸结识了一位得道高僧，他的那份洒脱自在，那份洞悉世事明理的睿智令我敬佩得五体投地。他一个人在这座古刹里潜心修行了二十三年，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缺衣少食，与外界几欲隔绝，无人言语，无法医药……然而他就是这么过了那么多年，供一尊佛像、念一本经书，点一盏香油灯，每日仅吃一餐而已，可他依然红光满面，精神抖擞，处处透出一种仙风道骨！无须多问，他便知我内心的一切。大师慈悲地给我讲述了高深的佛理，点化了生活中的机玄，教给我一些吐故纳新的方法，更为重要的大师领引我进入了一种平时难以达及的禅定状态。通过练习自我觉照，我体会到了独处之妙处乐之、再也不会懵懂无知、浑浑噩噩了。我明白时时刻保持一种浑然无我、超然度外的心态是何等泰然安然自然！“如果你明白了独处觉照之理，那么你身边会滚落红尘之中。也犹如生活在这样深山古刹一般！有着透放下，何须执着！”大师的话如雷贯耳，久久回荡在耳畔。可谓一语惊醒梦中人。重回红尘之中的我不再感到颠倒、固执己见，有如脱胎换骨，恍若隔世一般！爸妈惊讶于我的变化，亲朋诧异于我的坦然宽厚，陌生人欣然于我的亲切爽快。灿烂的阳光、滂沱的人潮，粉的桃花、蝶的高山，湍急的溪水、悠悠的闲云……一切的一切在我眼中都变得如此清晰！我心中都有了一种全新的感受！而这一切全部都来自于独处之乐！全新的理念觉照！

是呀，生活的轨迹从来不因无常而有所改变。一些虚假的现象才能看到其本质，放下这徒有其表的虚假，何必去执著世间的恩恩怨怨、事事非非！朝起暮落，太阳每天都会是新的！宠辱不惊，任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凭空天云卷舒。让我们以佛主的偈子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吧：

俱莫贪念过去，亦勿恋未未来。过去事已灭，未来莫念。

当下于此时，如实实行净观。行者在于斯，妄无所障碍。

今日当精进，勿待明日迟。死亡不可期，吾当如何度。

若有如是人，安住于正念，昼夜无间断。

圣者述追体，了知圣处。

（叶子明 作）

法炬

四月份，笔者有机会参加了由中国佛教协会主办，在厦门南普陀寺举行的“佛教在二十世纪的使命——演讲法会”。法会讨论的主题是未来佛教发展的方向，以及在新世纪里，佛教如何面向社会、积极服务社会；如何把握机遇，在新世纪里完成佛教复兴的伟大使命。

参加法会的除了参赛选手及佛教界代表外，还有佛学研究专家、学者、居士等代表。针对目前国内、国际佛教的现状，以及对将来社会的发展方向，作科学的、系统的分析，提出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有的提出在新世纪里，佛教的发展方向，在于完成教内自身的五大建设；有的认为心灵环保是当前人类最需要的一类人类需要和平；有的认为发扬佛教慈悲济世的菩提精神，积极的人文，办慈善机构、办希望小学等，以实际行动，体贴关心化人情感。消除世人对佛教的误解，真正人在人间，在人群中实践“科学发明了佛学”。佛陀为一大切智人，从自性心田流出来的一切法，是真理——永恒不变的真理。这真理，用那实验室里粗陋、笨重的所谓精密的科学仪器，显然是无法了解的。不过“科学”越是昌明越能证明佛学理论的正确和伟大。利用这种科学的研究结果，对佛法的传播有一定作用，因为它能适应一类不容易接受因果理念的众生。当然，并不可能是唯一的或者是最好的方法，但也是另一种很好的善巧方便。

“生命无限”这在佛教本身来说，是一个根本的理念，对世人来说，已有二十五百多年的历史，是一个古老的话题。直到今天，西方科学家，经过研究，才证实了“生命是无限的”。尽管这个证明实在来的太晚，但是在这个时代，亦是具有其深远的意义！

“生命是无限的”，对于那些，认为只有实验室里的科学才是正确的，才可信，而对超前科学的佛学不屑一顾的人们来说，在科学权威面前，也许他们崇尚科学的理念，正好可以使他们相信“生命是无限的”。当他们得知“生命是无限的”之后，确信三世流转的因果是科学的，并不是迷信。相信自己过去，还有未来。让我们改变原来错误的人生观、宇宙观、价值观，让人们行动起来，为自己的“今生”负责——这在新的世纪，对佛教的复兴具有非常之意义！

从根本上讲“生命无限”，其重大的意义是更多的人接受因果理念，更多的人具足正见，就会有更多的人趋于解脱”。若从现实意义上来说，则是“我们需要一个和平的世界，一片美丽的蓝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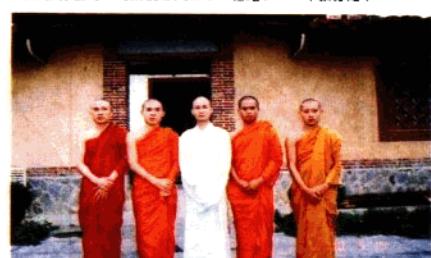
——我相信所有的人都一直朝着这个方面在努力，只不过走的路可能有些不同，但是相信生命无限，相信因果，相信佛法。这条路才是达到目的的最佳选择！

云南上座部佛教选送学僧到福建佛学院进修

5月18日，黄袍佛团僧伽的身影穿梭于福建佛学院校园之中，这是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佛教协会为培养汉传佛教人才和加深南传上座部佛教与内地汉传佛教的交往，经云南省和福建省佛教协会的同意，送傣族州自治州总佛都、都三伦、帕吹腊、都章应4位僧伽到福建佛学院进修三年。

都总、都三伦、帕吹腊、都章应分别于96年、99年毕业于云南省佛学院西双版纳分院，他们汉语基础都为初中文化程度。20日就穿上了汉传佛教僧装，正式加入9904班上课。福建佛学院院长分别赐法名为法清（都总）、法净（都章应）、法光（都三伦）、法明（帕吹腊），意味着将佛教带入“清净光明”的世界。

这是南传上座部首次选送学僧到汉地佛教院校进修，福建佛学院也是首次接收南传上座部学僧。



福建佛学院免收这4位同学的学杂费，并提供日常用品。目前，藏传佛教的经文诵读、藏传佛教的经文诵读的喇嘛也在福建佛学院学习，在福建佛学院不仅能听藏语的诵经声，还能听到用巴利语诵经的声音。愿中国三大语系的佛教界同仁，本著佛陀的本怀，将中国佛教以全新的面貌带入二十一世纪。

（教务处）